

海子,连起怀宁与德令哈

吴良伦

姐姐,今夜我在德令哈,夜色笼罩
姐姐,我今夜只有戈壁
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
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
……

海子生前曾两次坐火车去西藏。这首《姐姐,今夜我在德令哈》,是海子1988第二次坐火车前往西藏时所作。

德令哈,蒙古语“金色的世界”。德令哈人爱诗,诗歌景致遍地开花,不仅有古代诗歌文化长廊,也有诗歌主题公园、诗歌广场和街头诗墙。德令哈以进校园、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军营、进社区、进家庭、进景点的“诗歌七进”为载体,让浓厚的诗歌氛围氤氲全城。

今天的德令哈,海子的影响随处可见。在德令哈的母亲河——巴音河西岸,依次建有海子诗歌碑林、海子诗歌陈列馆、海子纪念碑。2012年7月30日,德令哈举办首届海子诗歌节,同时举行海子纪念碑、纪念馆落成典礼,此届诗歌节还专门聘请国内优秀的雕刻师,选用一块原材料重达7吨的昆仑玉石,精心雕刻海子纪念碑,精选出20多首海子的优秀作品,雕刻在20多块形态各异的石碑上,共同组成海子诗歌碑林。

这些年来,德令哈举办过六届海子诗歌节,如今海子诗歌文化业已成为德令哈一张重要的城市名片,它不仅造就了那个

年代对于诗歌的美好回忆,而且让许多诗人不同程度受到了海子诗歌的影响和启迪,更对德令哈城市文化内涵的挖掘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。

海子故里怀宁县也连续举办了六届海子诗歌大赛,建起海子文化园、海子纪念馆、海子书馆。值得一提的是,海子文化广场的东西南北向各竖立海子诗墙,刚好围成一圈,诗墙共分“经典篇”“家园篇”“麦地篇”“爱情篇”四大板块,凝缩着海子毕生的创作成果。“和你俩不一样/在歌颂麦地时/我要歌颂月亮/月亮下/连夜种麦的父亲/身上像流动金子/月亮下/有十二只鸟/飞过麦田……”那一行行动情的诗歌里,透着海子纯洁的诗歌信仰和坚贞的追求。

怀宁县的查湾是海子诗歌的灵感之源,海子故居以及旧时的遗物和照片,吸引五湖四海一拨拨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脚步。近年来,怀宁县每年举办的金秋诗会、诗歌春晚,尤其是海子文化园落成开园以来,已接待游客数十万人次。躺在故乡怀抱里的天才诗人,以生前数百万字的诗作赢得了身后名,而活在现实里的我们,不妨像海子在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里吟诵的那样“关心粮食和蔬菜”,关心我们身边的一切。

因为海子,德令哈,怀宁,分属南北的两座城市连在一起。

一只叫秋天的猫

周红霞

过了青黄不接的那段时光,爷爷奶奶的那块田里的收成,还有我跟二姐的口粮,用竹茭子围起来,也是一个小粮堆。小粮堆就在爷爷的堂前,因为老鼠实在太多,防不胜防,奶奶终于下狠心逮了一只公鸡,跟人家换了一只小白猫回来。

每天放下书包,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寻猫,用竹杆绑了线团,逗猫。冬天的夜里,白猫会“呼噜呼噜”地钻进我的被窝。早上,二姐掀开我的被子,白猫肯定在我的腿弯里,二姐用右手食指掏着右边脸颊,“不要脸呢,不要脸呢,带猫睡觉呢!”在她眼里,我好像不是在带猫睡觉,而是在抱着个男孩睡觉。

第二年夏天,两岁的白猫吃了中毒的老鼠,不停地吐着白沫。听说肥皂水能洗胃,我不停地给它喂,最后它还是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,再也不理我。我把它抱到河滩,放在清泉流过的地方,让它看着风景“睡觉”。后来再没养过猫。直到2022年3月,因为疫情,公路不通,女儿要坐高铁去上班,她养的那只猫过不了安检,只好丢给我,让我一定要好好地待它。

我跟她爸每天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我们的“外孙女”,它叫“秋天”,是只漂亮的美短小公主。我会变着花样给它喂投,有时猫条,有

时猫罐头,有时带鱼,有时老鸡汤……刚开始,秋天不愿见到我们,总是躲在床下最中央的地板上,我们只能远观,不可褻玩。渐渐地,它会趁我们还在睡觉时,在窗前听鸟鸣,看花开,似乎除我们之外,它有它自己的思想和天地。

一天,秋天在院子的铁栏杆上走着猫步,孩爸不敢靠近,怕它受到惊吓,一不小心,掉下去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秋天走着猫步,到了隔壁一户,然后不见了……

正在我们为没关窗而懊恼不已的时候,秋天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屋内。

秋天的爱比较含蓄、内敛,半夜,我们熟睡的时候,它会俯在枕头边一边看着我们,一边睡觉,如果我们醒来,它就会“噔”地一声,跳下床去。夏天的一天,孩爸喝多了,沉沉的,拉也拉不动,由着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宿,秋天在茶几上陪了一夜。每天我回到家的时候,天都快黑了,孩爸说,秋天就在进门的窗台等着我,直到听到我开门,它就“噔”地一声跳下,离开了。我们相处第七个月时,我清理猫砂盆,它会伸着毛茸茸的爪子掏我,我假装追它,它就在前面跑,等着我追,我停下来,它再来掏我,像个腼腆的小姑娘。

第九个月,女儿带走了它。很快女儿的一个朋友送过去一只别人弃养的生病的猫,名叫“布偶”。女儿把布偶治好,春节一并带了回来。布偶很漂亮,品行习惯却远远不到秋天。秋天便像是姐姐带着弟弟一样,一起习惯它熟知的环境,教它不要抓沙发,不要把猫砂抓得到处都是,不要半夜弄出声响。在我看来,秋天真是一只只有灵魂的猫,它能懂人的心思,身上有种贵族气息。



鸣翠柳 徐群 摄

春天的幸福

李凤仙

青蛙在惊蛰那天开口后就没停歇过,“咯哒咯哒”“呱呱呱呱”,密集得泼不进水。我在父亲的二楼改学生的作业,抬起头就望到田野——几块田的油菜花开得像阳光织成的云锦;几口荷塘里,枯荷如垂钟;几块田,亮着清汪汪的水,犁耙得平平的;还有几块田,稻桩子乱哄哄地长着,青乎乎的小鸡草渐渐要淹没灰白的稻桩。

我想看看青蛙在哪里。

换上运动鞋,走了几条田埂,蛙声在我周边如潮水般鼓荡,差不多将我抬起来,我的每一步都被擂鼓一样的蛙声弹起来,但却没遇到一只青蛙,再看看四周,仿佛是一朵朵油菜花在学青蛙叫。

油菜花真大方,把香味往外泼,往外喷,往外泄。田野里的草与花、水与土都泡在油菜花的香气里。我也浸泡在油菜花香里,浸泡在油菜花似的阳光里。

三个老太太有说有笑地走在油菜花田旁的水泥路上,蜂蜜似的阳光笼罩着她们。她们或胖或瘦的影子,黑黑的,跟着她们的脚默然移动。老太太脸上洋溢着光,胳膊有节奏地前后摆动,手心里捏着的围裙很耀眼。

我和她们打招呼,她们都慈祥地笑。和我妈差不多大的章大妈昂然走在前头,声音大得像破毛竹。

“你回家啦?”

“是的呢。大妈干什么去?”

“摘茶叶去啦。”三个老太太答得齐齐的。

另两个老太太,一个近八十,一个近九十,走路时步子抬得高高的,拔脚轻快。

我摘过茶,深知其中乐趣。现今老太太们摘野茶,相当于城里老人打太极、跑步。老太太与三五邻里结伴上山,采摘野茶,一来摘嫩茶苗,心情愉快。二来尝新茶,也是一年春天的一个仪式。三来慢慢地爬山,活动了胳膊腿。望着三个老太太鲜亮的背影越来越远,我心

里涌出油菜花一样多的祝福,祈望她们福寿绵长。

快到荷塘时,一个壮壮的人弯着腰在塘边用长柄子瓢舀水,但他不是浇菜,舀几下,望望瓢里,又倒掉,再舀,再望。有时瓢里水“轰”的一声,倒进身后一个红桶里。原来是小峰爷爷。难道荷塘里有鱼?那么浅的水,什么鱼养得了?但他不是捞鱼,难道还舍得青天白日在舀水玩?

“捞鱼啊?”我打了个响声。

“哪里?捞蛤蟆头子(我乡人称蝌蚪为蛤蟆头子)。”他笑得大脸盘子发红。

“喂鸭吧?”我想起小时候常捞蝌蚪喂小鸭,黄乎乎的小鸭抢得差点摔跟头,呦呦乱叫。

“没养鸭。小峰要,说养着,看蛤蟆头子长成蛤蟆,是不是和书上写的一样。”小峰爷爷直起腰,双手握着水瓢柄,笑呵呵地说。

小峰爷爷才60出头,趁打零工回来吃中饭时为孙子捞蝌蚪。读二年级的小峰,父母都在外省打工,爷爷奶奶带他。爷爷奶奶田地都种了,闲时,爷爷在附近打零工。

荷塘埂边水草稀稀拉拉,有几只蝌蚪游过来,水里淤泥翻起来一些浑水,小峰爷爷眼疾手快地把长柄瓢伸过去,瓢儿一斜,轻轻兜着蝌蚪舀。有时有蝌蚪在瓢里蹦跳,有时只舀起来一点浑水。

这画面真好,荷塘在青山脚下,小峰爷爷背后油菜花像金波荡漾的海。我小时候捞蝌蚪、捉蚂蚱的画面也鲜明地浮在眼前,与眼前的画重叠在一起。

我伸头看红桶里有黑胖的蝌蚪快活地摆着长尾巴,大脑袋不急不慌地转来转去,水中的枯草段浮浮沉沉,有蝌蚪撵着玩。我数数,有五条呢!

我觉得心里十分快活,小峰爷爷捞回去的蝌蚪,将让一个孩子增加对生命的认知。小峰今天回家,一定开心地蹦跳起来。

